

工人文藝創作選集

• 1954 •



工人出版社

工人文藝創作選集

• 1954 •

工人文藝創作選集

• 1954 •

*

工人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冊數：5427 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102,000字 印張：5 13/16 印數：1-10,000

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（6）五角四分

編者的話

一九五四年的『工人文藝創作選集』要和大家見面了。

隨着國家政治、經濟的發展，隨着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這一年工人的文藝作品，不僅數量較過去幾年爲多，所反映的內容也較前更加廣泛和充實了。這情形，以報告、小說等散文形式的作品表現得最明顯。所以在本集中，我們只編選了一部分散文。至於詩歌和劇本，我們預備在一定時期之後，有更多作品可供選擇時，分別出版專集。

在編選過程中，各地文學團體，曾先後推薦了許多優秀的工人文藝作品給我們，有些工人同志，也來信詢問編選工作進行的情況，寄作品給我們。這對我們是很大的鼓勵。但由於要注意作品所反映的內容的全面性並適當照顧地區的普遍性，有些推荐來的水平相去不遠的作品沒有選入。這是應當說明的。

在這本『選集』中，我們也選入了一部分初學寫作的工作幹部的作品，有的是經地方文聯推荐的，有的是照顧了作品所反映的內容。這一部分在整個『選集』中的比例很小。

選編工人的文藝作品，是我們一年一度的工作，而隨着工人的文藝創作的發展，這一工作任務也日益繁重。甚盼各有關部門及讀者多提意見，幫助我們改進和提高這一工作。

目 錄

柴達木盆地一晝夜.....	王吉慶 一
第一批翻砂工.....	沈培忠 九
工地上的姑娘.....	張德裕 一六
我的師傅.....	溫俊權 三
風夜海上.....	杜雲孝 一〇
老八噸.....	鄭固藩 五
在暴風雪裏.....	蘇振山 充
『賽跑』.....	邊 疆 志
走在洪水前面的人.....	李多修 八
古小菊和她的姊妹.....	唐克新 七

列車在前進·····	高士達二八
李水榮·····	王雲堡二六
前途·····	李健壽一四
稟樹的故事·····	關鍵一六
抽水·····	費禮文一六
這是誰的力量·····	青我二六

柴達木盆地一晝夜

王吉慶

五月二十七日，我們五位同志接受了一個光榮的任務，去尋找第三紀甘肅系和中生代侏羅白堊紀的地層接觸關係。

我們五位同志，除了我以外，一位是二十四歲的年輕技術員王福林同志；兩位是解放軍同志：何班長和李同志；再就是技術熟練、和藹可親的汽車司機老高同志。

柴達木盆地純屬大陸性氣候。五月末的早晨，缸裏的水仍然要凍冰。這一天清早，同志們被隆隆的引擎聲驚醒了，原來老高正在發動車子。半個鐘頭以後，我們已經整裝出發了。吉普車把我們迅速地送進了盆地，此刻它又載着我們飛馳在崎嶇的公路上。

地質工作者是不能完全依靠公路的，十五分鐘後，我們徒步走在戈壁灘上了。

我們一邊唱着一邊談笑着，進了大山溝。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兩根白馬骨頭，兩位警衛同志對這兩根大骨頭發生了興趣。這個說：一定不是條家馬；那位說：野馬尾巴決沒有這麼長。福林和我也興致勃勃，只不過感興趣的不是什麼馬尾巴，而是各色各樣的岩層罷了。

『灰黑色礫岩，礫岩成分是綠色片麻岩……』福林不斷地報告岩性，我手裏的記錄本上，一頁頁的白紙逐漸地排滿了黑字。

『噢！這不是油砂嗎！』什麼礦藏也跑不過地質工作者的一雙眼睛，福林這時候捧着一大塊黑黝黝的油砂，看樣子足有五六斤重，很得意地笑着。

忽然何班長朝原路跑回去了，因為他早就發現了河牀有這種油砂；雖然他已經很注意石油了，但就是不知道長在石頭裏的石油是個什麼樣子，這下子可明白了！十分鐘後，他手裏也捧了一大塊油砂。

『真氣人，眼看着將第三紀的地層快追完了，再走上一段就可以看到和中生代地層的接觸關係了，可是偏偏地層改變了一個相反的傾向，沒辦法，向西面翻山，找老地層去！』我發表了我的意見，一致通過了，於是就動身向西面翻山。

山陡不要緊，土鬆真要命。因為你爬一步，它至少滑你半步；而且一不小心，就要你坐電梯，飛下山來。飛起的塵土，幾乎使人窒息。但是我們沒有人埋怨，因為這些塵土，對於我們來說，非常親切。這是我們國家的財富，是油砂風化而成的。

手一扒，揚起了芳香的油味；腳一踢，飄起了醉人的油香。山上也是油，山下也是油，溝裏也是油，溝外也是油。解放軍老李同志情不自禁地喊着說：『咱們簡直是掉在油

罐裏了！』

三千八百公尺的海拔，又爬上了這麼一座山頂，心裏不能說不輕鬆；可是意外的，登高一望，幾乎使人難以相信，這裏又是一個完好的儲油構造，一點未受破壞。立刻，四個人在山頭上舉行了一個『狂歡大會』，亂跳亂叫，好一會才安靜地坐下來。我們扳着手計算了一陣，到盆地以來，我們已經發現好幾個構造了。我興奮地向老王半開玩笑地說：『噯！我說老王，我看咱們石油探勘五年計劃所要找到的構造，讓咱們柴達木大隊包乾算了！』

事實上，也是這樣，這裏有着很厚的油層，儲油構造不但良好，而且還可以找到排列的規律。儲油層以上就是滴水不透的蓋油層，而且油層不會太深，完全適合我們現在的開採能力。是的，我們柴達木的石油探勘隊員們，誰都相信，這裏將會成為第二個玉門油礦的！

搞清地層的上下關係，摸清岩層的特性，徹底掌握儲油層和蓋油層的性質，是我們的首要任務。福林和我心裏都十分清楚這一點。可是到哪裏去找接觸關係呢？我們就地面量了一下，決定繼續往北去，察看構造是否有抬起來的情形。

一個石油探勘隊員，一旦發現了構造或是油層，就好像是一個工廠裏的工人同志，

費了很大的努力找到一個竅門，或者是一個科學工作者發明了一條定律一樣高興。不過，此刻我們只得暫時收斂起這種喜悅，反正這個構造是跑不掉的，還是趕快找地層的接觸關係要緊。想到這裏，我們坐着『電梯』滑下去了，然後沿溝北下，又繼續前進。大自然常常給人們造成各種各樣的困難，在這一帶尋找地層的接觸關係，我們是失望了。

沒有完成任務，自然是件不愉快的事；不過，今天意外地發現了一個良好的構造，心裏似乎比較輕鬆一些，而且，這個時候已經是午後三點多鐘了，應該收工回家了。

出了山溝，是一片戈壁灘。我們就沿着這片戈壁灘，朝着西下的夕陽，迎着吹來的西北風，拖着疲倦的步子，往回走了。

人通常有這麼一個缺點：工作上有了一些進展，對於旁的問題就容易忽略了。往回走的路上，才發現四個人的水壺都已經乾了。

在戈壁灘上行走，由於砂土或卵石較疏鬆，再加上緩坡，迎風，所以走的很慢；同時人也容易疲乏；何況身上還揹着槍枝、彈藥、石頭呢？

兩條腿越走越累，嘴裏越來越乾，漸漸地，同志們開始支持不住了。開始是每半公里休息一次，繼而四百公尺休息一次，三百公尺，二百公尺，最後連一百公尺也走不了，

休息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了。

整天的越山翻嶺，當然會使人疲乏，再加上乾渴，更引起人極度的疲乏。到山邊只有七八公里的路程，一直走到天黑。

這個時候，意見有了分歧，有的同志說今晚不必走了，因為是否能在黑夜裏摸回去，一點把握都沒有；王福林同志和我都堅持要連夜趕回去，因為目前最大的威脅就是缺水，如果在野外呆上一夜，第二天更不好辦了，時間拖的越長，乾渴就越厲害，萬一引起什麼嚴重的病症，家裏的同志想找尋我們，都找不到去處。最後，我們的意見統一了——徹夜摸回去。

天上沒有月亮，寒風刺穿了棉衣，腳磨起了水泡，口裏乾得像火燒，舌頭尖失去了知覺，嘴唇變得麻木，渾身就好像大病初愈似的，一點氣力都沒有，爬上山來兩條腿直發軟。沒有路，只有溝。山連着山，溝連着溝，此外，什麼也看不見。怎麼能回到家呢？

乾渴引起了兩種後果，一種是極度的疲勞；另一種是神經上高度的緊張。福林開始發暈了，一頭栽倒下去。五分鐘後，在閃閃的微弱星光照耀下，他勉強地睜開了一隻通紅的眼睛，掙扎着站了起來，搖搖晃晃地又前進了。

「福林，怎麼樣，有什麼感覺？」

這小伙子回答說：『沒有什麼！這也是一場考驗呵。』

走在一段漫長而險要的山路上，誰也沒說話，只是不時地傳來幾聲前面探路的哨子聲。

已經是午夜兩點多了，翻了一座山，又是一座山；爬了一條溝，又是一條溝；就彷彿總也逃不出它們的魔掌似的。說真的，第二天是否能回到家裏，我心中實在沒有底，因此，不得不作『萬一』的打算，於是，我告訴同志們：

『同志們，爲了防備萬一，我們應當將小便保存起來，如果我們明天找不到家，還不至於渴死在外頭。』

沒有人回答，也沒人反對。他們是默認了，只是誰也不願意多說一句話就是了。

再爬起來前進時，我的水壺內響起了希里嘩啦的蕩漾聲，這聲音聽起來這麼悅耳，並且有着一種鎮靜神經的作用，它使人緊張的心情鬆弛了一下。

我在前面探路，幾條深溝將我包圍起來，我一時束手無策了，只好暫時休息一下，坐在山坡上。

乾渴再也壓制不住了，『喝一口尿吧！』這種念頭突然掠過，『誰知道尿是什麼味

道，再熬一段時間，說不定就可以找到家了！」經過了多次的思想鬥爭，終於下定決心喝上一口，不管尿是多麼難喝，但喝後頓時感到舒暢了不少。

已經是次日四點多鐘了，我們仍然呆坐在山頭上，朦朧中朝南一眼望去，依然是重重的山巒。好吧！你就是千重山萬重山，也嚇不倒我們。『走！』福林吶喊了一聲，四個黑影又開始移動了，前面兩個跌跌撞撞，後面兩個警衛嚴防。

奇怪！為什麼一直是緩下坡，對面的山巒還是這麼遠？

『哈哈，咱們找到戈壁灘了，已經下了山了！』

『真的麼？』

『誰說不是！』

呵，總算是找到了這可怕又可愛的戈壁灘了。順着夜光羅盤的指示，我們心情愉快而脚步沉重地朝着西南方向走，半小時後找到了公路。自然汽車是應該回去了，在原來停車的地方，留下了一大堆灰燼，這是司機老高爲了給我們指示回家的方向，拾來的幾根木柴，燃起的一把大火。

東方已經發白了，我們慢慢地走着，太陽已經升起，我們還是慢慢地走着。來時十五分鐘的汽車路程，現在足足走了四個小時，才看見了帳篷頂。二十三小時的連續奔走

和工作，使人兩腿發軟，頭暈眼花了。

七點五十分，我們終於平安地回到這野外的溫暖之家。一個個都倒下來了。這時，周圍圍滿了地質師和探勘隊員們，他們熱烈地握着我們的手，親切地慰問我們。

第三天清晨，我們又精神飽滿地開始工作了。我們堅信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，我們一定要把荒涼的柴達木盆地，變成祖國工業化的一個基地。

（選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四日『羣衆日報』）

第一批翻砂工

沈培忠

建設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廠，我們是第一批翻砂工，困難當然少不了，可是，沒有困難哪兒還有工作呢！

我原來在上海中國紡織機器一廠鑄工車間做工。一九五一年四月，山西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廠籌備處來人，要求調幾個翻砂工去山西建設新廠。大家一聽說要建新廠，那股勁頭兒可大啦！很多工人都報了名，我們的生產小組長韓順福也報了名。別看他已經四十七歲了，幹起活來真有勁，照樣抵個小伙子。這次報名，他比誰都積極。本來嘛，蓋工廠是爲了社會主義工業化，還能不去？

可是大家都去，原來的廠子還要生產呀，原來廠子的生產是同樣重要的！領導上只批准了老韓、周興道、李義福和我四個人。沒有被批准的人，看着我們眼紅，尤其是那些青工。我的一個徒弟張福民，爲這事還哭了一陣哩。

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，我們動身了。這天，我們廠裏就像辦喜事一樣。各個單位都給我們送慰勞品，雞蛋、筆記本、毛巾、香皂、牙刷……我們都帶不了啦，不肯收。可

是他們硬說：『多帶點東西吧，用起來方便些。』現在想起來真是笑話：就像山西買不到牙刷、毛巾，連雞也不會生蛋似的！

我們一共是七個大人和六個孩子，七個人都戴上了大紅花，上了汽車。羣衆點起鞭炮，汽車後面也掛着幾掛鞭炮，噼噼啪啪地響着，緊接着又喊起了口號，車走到哪裏，鞭炮放到哪裏，口號也喊到哪裏：『努力工作，克服困難，爲祖國工業化而奮鬥。』……

坐火車三天三夜到了榆次，領我們來的同志僱了幾輛人力車，領我們上郭家堡去。

郭家堡是個很大的村子，經緯廠的招待所就設在一所農民的房子裏。籌備處的兩位主任都來看我們，先道了辛苦，接着給我們介紹情況，剛說開頭，就來了四五個人找他們。他們只好告訴我們：『現在忙得很，以後再談吧！』臨走又說：『你們先休息兩天，再找修配場的廖克同志去接頭。』他們走了，我們心裏在想：『大家都這麼忙，我們還有心休息！』

第二天我們就進廠了，其實哪裏有什麼廠子，東一個坑、西一個坑，只有新蓋的一所土房子，那是施工所，房子前面有一堆磚。除了這些以外，到處都長着莊稼。老韓說：『看樣子，還早呢！』

我說：『還用你說！建廠任務是三年，這才開始嘛！』